

永远的神话

■ 杨林

一只穿越时空的蝴蝶
从高丽的寓言里飞来
风姿绰约的少女
在万亩榴花中涅槃
是谁遗弃了岁月
让你沉睡了这么久
忠勇的狮象静卧两侧
至今还在为你守候
远离故土的跨国之恋
令成祖冲冠一怒为红颜
兰心蕙质的清丽文雅
诉说着如泣如歌的神话
在永乐而不欢乐的年代
馨郁了二十二个春秋
十万将士的战袍裹土
掩盖了你的衣袂飘飘
在远去的鼓角争鸣中
在时光的记忆中
只留下窈窕悠扬的玉箫声声……

大寒时节

■ 吴辰

节气之书
终于翻到了这最后一章
故事的结局是如此
冷而深邃
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揣摩
是是非非
风吹来
眼眶都冻成凝固的湖水
也许在无人知晓的时光
会有那么一片精致的雪花
不远万里
将塞北的风景沉入南国的湖底
沧海桑田
是告别还是归去?
猜不透,眼看就要立春
书,又得从头读起

粤自儒学奠基,渐至增进,由五经而七经九经,乃至十三经,盖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焉。

窃谓《十三经》所发明之道,其惟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要义耳。格物者,非指穷尽天下之事理,乃格除人心之私欲而已。而意之不诚、心之不正者,唯《大学》之所谓:“身有所忿懣,则不得其正;有所恐惧,则不得其正;有所好乐,则不得其正;有所忧患,则不得其正。”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俱皆发挥此义,其惟《中庸》曰:“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,不可须臾离也;可离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,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,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然天命者,即明德是也,乃吾人本具之自性德能,故当明而修之,克己复礼,不违仁怀。是知《四书》者,乃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及三礼之

注疏,而俾其道大明。《孝经》乃推其实行之效,《春秋》三传,乃示其遵违得失之证验。由是而吾人之本心,群圣之薪传,咸得具备焉。其为功也,与天覆地载之等同十虚。循是而求,举凡希圣希贤,治国亲民之道,无不一一明若指掌。不欲希圣希贤则已,若欲希圣希贤,敢不明其明德,而止于至善哉?“为人君,止于仁;为人臣,止于敬;为人子,止于孝;为人父,止于慈;与国人交,止于信”耳。

至若《尔雅》之所训释,乃诸经之总注,俾若文若义,悉得解了。是则《尔雅》为解义之初基,而《四书》乃成始成终之总持。再进而谈其要义,则明德为本。而明其明德,又为从凡至圣,以人合天之关键。能明其明德,则内圣外王之道备矣。《易经》察天观

儒学《十三经》要义

■ 牛飞雁

象,极谈天行健而君子自强不息,地势坤而君子厚德载物,以孔子作传,则云: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”;《尚书·洪范》“向用五福、威用六极”,举福善祸淫而因果彰明,其外层神秘,而内蕴弘深。余皆典章制度,言行礼仪,托事显理,理事圆融;《左传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三传,以春秋笔法,褒贬委曲,非在在令人格致诚正乎?是知《十三经》悉本天地无私之至理,吾人本具之良知。初无奇特玄妙,不可企及者。虽愚夫愚妇,亦可与知与能。以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。尧舜,人也,吾亦人也,彼既丈夫我亦尔,何甘卑下而自屈?

然其世道迭迁,人心浇薄,法制不彰,德治不举,国有腐败,人有冤枉者,皆纲常礼义,徒有其文而不行实义,玄讲道德,暗

昧己灵之所致也。千古以降,读者虽多,而书之真义,置之不论。唯以记诵词章,拟作进取应世之道。是殆以圣人参赞化育之道,作为博取名利之术。其诬蔑圣人,悖逆天地也大矣!是故恃强凌弱,妒贤忌能,争杀谋夺而颠倒黑白者,无有底止!而已意之不可欺,民意之岂可惑哉?“行有不得,反求诸己”。浩浩典籍,非徒炫耀于书架;满腹经纶,岂止论道于口谈?不欺暗室,无惭屋漏,君子非若是乎?

然欲明其明德,必须格去人欲之物,令其净尽无余。庶几而即心本具之真知,彻底圆彰。而欲世道人心,转乱为治,反浇为淳,舍此则无术矣。是故曰:熟读《十三经》者,未必皆能治国平天下;而治国平天下者,不可不熟读《十三经》也。

梧桐冬日老

晨起,推开窗,一股凉意入窗袭来,不禁打了个冷战,紧了紧衣领袖口。

看见园子里,一排梧桐树上青黄相间的叶儿,簌簌地落得正欢;在微风中旖旎翩跹,飘满一地,如花黄。梧桐喜温,属于南方树种,树体高大挺拔,树皮青绿平滑。由于为树木中的佼佼者,自古便有梧桐引凤之说,所以又被称作“凤凰木”。

草木中,我极爱梧桐。故乡庭院的水井旁就有一棵梧桐树。听父亲说,是他年少时栽种的。如今,树高已二十多米,有一人环抱之粗了。每年一到三月,桐花总会突如其来地结上枝头,铺天盖地。淡淡的紫色,串串缕缕的极多,好似密密匝匝的小喇叭,齐齐地向着春天呐喊。夏季的梧桐树,侧干粗壮,枝叶茂盛,是乘凉的好地方。午后或者夜晚,家人就会搬出一张凉床,悠闲惬意地坐在树下聊着农事,拉着家常。

冬日的梧桐,虽没了春夏的葳蕤绚烂,却另有一番日薄

■ 汪亭

夕暮的人生况味。黄昏,穿走长长的街道,两排梧桐矗立挺直。日光浓艳,好像丝绸的瀑布泻过稀疏萧条的枝叶,流淌遍地,金黄黄的一片,望不到尽头。仿佛误入了一幅风景油画,自然恬静,意蕴幽美。款款漫步,随意间,深一脚浅一脚,踩着松软的梧桐叶,脚下“喀嚓、喀嚓……”的声响,一路轻吟浅唱,抚摸我的听觉。这声音,绵软细碎,像一曲经年的琵琶小调,缓缓地弹奏着时光静好,日月流长。

夜晚,倚灯闲读,窗外万籁沉静,唯有

潇潇雨,一片片、一声声,滴打着梧桐枯叶,敲击着空寂的屋檐石阶。不觉回想起儿时故乡的庭院里,无忧无虑嬉戏玩耍的情景,拾梧叶,盖蚂蚁窝,捉蟋蟀,那般的纯真可爱。恍惚一觉初醒,便已长大成人,定居他乡。

而今,在这如水的夜里,临窗听雨,望着萧瑟凄清的梧桐树,毫无遮掩地老去,心境恰似“一点芭蕉一点愁,三更归梦三更后”。

梧桐,梧桐,冬老春生,一岁一枯荣;待到来年三月天,枝繁叶茂,依旧笑春风。可烟火尘世的我们,只能行走在岁月的单行道上。人生不能轮回,需当一步一珍惜。

侯鸿亮巧请刘和平

■ 石亚明

刘和平是国内制片人翘首以待渴望与之合作的编剧。

当著名制片人侯鸿亮拿到《北平无战事》的小说后,看到其中有一组镜头需要在一大片高粱地里拍摄,但很难找到这样的外景地。于是他提前半年在怀柔区买了17亩地,并请了农民天天在地里守着种高粱。做好这一切后,侯

鸿亮给刘和平打电话约定了拜访的时间,侯鸿亮如约与刘和平相见后,首先诚恳地说:“我已经种好了17亩地的高粱在等你。”刘和平听了后,先是为之一愣,随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,立刻笑呵呵地邀请侯鸿亮落座,研究具体情况。

侯鸿亮一句话邀来刘和平看似简单,却也给我们带来个重要启示,一个人若想取得骄人的成绩,必须要认真做好工作之外的工作。

油墨飘香

■ 戴忠群

期,有一次,时任我们语文课的鲍延毅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去袁寨山有目的游玩,回校后做命题作文《袁寨山游记》,过几日,作文讲评课上,让我意想不到的,我的作文成为“范文”在全班公开朗诵,从那时起对写作开始有些“情深意浓”。

60年代初,在大学物理系上学时,系主任让我们班出《红峰》系报,同学们“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”为办系报忙活,还让我担任“编辑”,那不是“赶鸭子上架”吗?虽有点“力不从心”,但还是边学边干,“大功”告成后,我又拿出了“看家本领”:操作原始印刷技术,即用铁笔在钢板上刻蜡纸,刻好蜡纸,同桌同学就在教室里用油印机印系报,“油墨飘香”充满整个教室,别有情趣。系报印好,张贴在读报栏内,巧遇中文系《文苑》系报也张贴在旁边,有意无意地“华山论剑”,“物理”对“中文”好像是“班门弄斧”,实际是“各有千秋”,物理系也是“卧虎藏龙”之地,人才济济,我们

系报的“美编”同学设计的《红峰》报头就“别具匠心”,“艺压群芳”。

70年代末,我在枣庄二中当老师,那年七月为反映师生们大搞环境卫生除“四害”活动,我撰写了一篇报道稿件,投往《枣庄日报》,结果破天荒地在报上头版发表了,当我看到署有笔者名子的文章变成“白纸黑字”上报了,非常激动,拿着那份报纸,仔细端详,手不释卷,第一次真正闻到油墨的芳香。

2005年,在担任枣庄市政协委员期间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,积极反映社情民意,把百姓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利益问题,认真梳理,提炼出“真金白银”,形成提案,在撰写提案过程中,自己的写作得到了进一步历练,提案写得多了,对我这位“隔行如隔山”的理科院校毕业生来讲,文字水平有所提升,同年在《枣庄日报》发表了题为“我为百姓写提案”的文章,让我再次感到芳香的油墨味是那样沁人心田。

退休后的生活是炫丽多姿,丰富多彩,为了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,“舞文弄墨”也成为一大“嗜

好”,明知自己水平有限,但还是孜孜不倦,“潜心修炼”,2012年年初,当看到《枣庄晚报》要开辟“新枣庄新愿景”征文活动时,闻风而动,第一时间完稿,当面送交报社,时隔二日,《从火车站更名看枣庄巨变》一文作为开场篇见报了,那时心情甬提多兴奋,这是晚报对笔者的鼓励,我再再接再厉,又写两篇,油墨芳香又闻到了。当得知首篇文章评为一等奖时,写作的兴趣与日俱增。

《枣庄晚报》一位编辑让我像写“征文”那样写点评论,于是,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写了几篇,结果越写越想写,从此一发不可收。写评论文章,就得有生活,只有把本土民生热点问题,街谈巷议的话语,真知灼见的议论写出来,老百姓才愿意看。为此笔者“走街串巷”寻求素材,有时还利用乘坐公交车的机会听听百姓说话,一辆公交车就是一个小社会,上面乘坐着各个层次的老百姓,坐在车上能及时听到“接地气”的声音。一次,我坐在7路车上,旁边两位年轻妈妈对话耐人寻味,一位讲“孩子回到家光玩

游戏机,作业不想做,问他为什么,他说明天到学校,花一元钱找同学代写就妥了,真气人”。另一位说“我那孩子昨天该值日扫地,自己不干,花伍角钱雇同学扫的地”,听此对话,颇有感触,回到家,欣然命笔,一鼓作气,写出《小学生的雇佣行为应引起关注》的评论文章,没过几日,在《枣庄晚报》【声音】栏目发表,为如何引导孩子走正道尽了微薄之力。

俗话说,人生有四喜:“久旱逢甘露,他乡遇故知,洞房花烛夜,金榜题名时”要我说,再加上一喜“文章发表时”会打心眼里高兴,恰似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,笔者对此感同身受,在近一年半时间里写出的评论文章已有百篇在《枣庄晚报》【声音】栏目发表,回眸往事,笔者深切领悟到,在撰写每一篇文章的过程中,思想境界得到进一步的洗礼和升华,心态更加豁达开朗,退休生活更加充实,有滋有味,写写文章,健身健脑,受益匪浅。虽已步入夕阳,但在火红的夕阳下,油墨芳香四溢,飘向远方。



周末,枣庄晚报记者来到我家,走进书房,空气中散发出油墨的芳香,这时我正在整理往期的晚报,当记者看到书架上除了电子书籍就是那一摞摞占据了书房“半壁河山”的晚报时,寻问起我的爱好,总认为“电子”和“晚报”放在一起,有些让人“匪夷所思”,一番对话后,记者心中“迷茫”“烟消云散”。

笔者从小就酷爱无线电,上中学时对理科“情有独钟”,对文科“冷若冰霜”,每当上文科科目课时,总是争先找好几道理化或数学题记在脑海里,当老师讲课时,桌面翻开正上课的那一页,心却在那里“明修栈道,暗渡陈仓”,当老师突然提问站起来,“答非所问”“洋相百出”,让老师“哭笑不得”,后来老师讲,考大学作文占的份量也很重要,我才“恍然大悟”,“如梦方醒”,在写作文上开始下些工夫了,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,高三上学